

通往心灵之路

残雪 / 著

民族出版社



残雪小说展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往心灵之路/残雪著. 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0.1

(残雪小说展示:第1)

ISBN 7-105-03757-1

I. 通… II. 残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56448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1号 邮编100013)

友谊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6.0625 字数:131千字

印数:0001—10000册 定价:13.80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64212794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

作者近照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

自序

有这样一种舞蹈，它不是出自编导的构思，也没有事先的情节安排，演员们的灵感启动全部以一种神秘的氛围的诱导作为媒介。这种舞蹈居然可以产生令人震惊的，然而又充满了内在的和谐的效果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艺术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。当我们抛开我们那陈腐的自信，赤身裸体面对艺术的时候，才会发现，那无比遥远的距离，那黑暗中涌动咆哮的泥石流，永远是人类的不解之谜。我信仰的是一种神秘之物，我用有点神秘的方式来实践我的信念。这在当今的世界里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是那么地热爱充满了物欲的世俗生活，但他们更爱那虚幻纯净的自由境界，当二者发生冲突，无法决定舍取时，这种人往往会“沦为”艺术家，将一生耗费在两极之间的奔忙上头。

人不但可以为艺术而艺术，人还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艺术，在失去一切的同时通过曲折的渠道重新获取一切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黑暗灵魂的舞蹈是无比空灵的精神舞蹈，它的力量却来自于生命从世俗中获取的能量。在这样的境界里，人必须具有让两极既分裂又统一的气魄，才能产生那种奇特的律奏，将这一种冥冥之中的舞蹈持续下去。很显然，这样一种舞蹈只能属于可以分裂自身的那种个体。而舞台，却是那么的广阔，它就是我们的世俗生活。人只要还不甘心让自身的精神死灭，他就有可能加入到这种舞蹈的欣赏中来。也许每个人的能量有大小，但参加者都可以领略到那种久违了的风景。

艺术化了的生活是一种最为模糊和暧昧的生活，人一旦失去遮蔽与身份，大千世界就展现出无穷的神奇魅力。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围绕着人，人站在故事的中心，每时每刻面临着突围。也许这个阴森暧昧的故事就是灵魂的崭露，人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拼死突围中，才能不断刷新故事的时间。而读者，读者可以做什么？读者在倾听那种故事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一切会逐渐起变化；有那么一天，他终于会发现自己已站在了故事的中心，而只要他行动，就会结出时间的果子。

一个世纪马上要过去了，我渴望在新世纪里获得一些新的读者，在此我想对未来的他们讲一些话。很多人说残雪的小说难懂，残雪愿意在这里提供一些线索。

残雪小说的阅读需要这样一些素质：他应当受过一定的现代艺术的熏陶，并具有较敏锐的感觉，因而可以冲破中国传统审美观对自己的钳制，在阅读时进入某种自由的空间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有艺术形式感的人；他应该可以彻底扭转传统的、被动的阅读欣赏方式，调动起内部的潜力，加入作者的创造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没有丧失想象力的人；他应该在脑子里彻底清除“文以载道”这种古老文学样式的影响，像看三维画一样对作品、仅仅只对作品做长久的凝视，在凝视过程中去发现内部隐藏的、无比深远的结构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具有虚无纯粒境界的人；他应当具有自审的精神，因而能顺利地破除那种以外部审美的定势，从相反的方向去试图进入作品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；他应该用“心”而不是光用眼来阅读，这样，他的阅读就不会停留在遣词造句的表面，他的阅读会穿透词语进入核心，这时他将发现词语有着他平时从未发现过的功能，

这些功能同传统的功能完全不同；他也会发现，残雪小说对词语的讲究是一种反传统的讲究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懂得语言的现代功能的人。也许这个读者的标准太高，也许一点都不高。我在生活中看到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具有以上的潜质，只不过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将其发展，而现在，残雪的作品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有很强的排斥性的残雪小说同时又是向每个人敞开的，每个人，无论高低贵贱，只要他加入到这种辩证的阅读中来，他就会在感到作品排斥力的同时又受到强烈的吸引。残雪期待同谋者的出现。

在世纪末国内文学界高喊“回归”口号之际，在天朝心理冲昏了一部分人的头脑之时，现代艺术思潮仍然在人类精神的前沿默默地荡漾着，那是永恒之水，它涤荡净化着人的灵魂。已经失去旧的精神寄托，但又不甘堕落，仍要追求精神生存的人们，是不会讨厌与这种艺术产生缘分的，这样的人会走近残雪。也许在开始会有些难，因为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阅读障碍；因为人必须反对着自己那些观念，让感觉在重重迷雾中脱颖而出；也因为人在阅读时找不到习惯的参照物，他惟一可参照的就是他的“心”；更因为这样的作品不会给人带来传统审美期待的愉悦，人的神经得不到抚摸，反而会无比困惑，甚至痛苦。但打破旧的惯例，突出艺术感觉，发挥“心”的创造力，通过自审的困惑与痛苦来解放灵魂，不正是做一个现代人所需要的修养吗？我相信对那些看重精神的读者来说，残雪的小说决不会令他们失望。

什么是现代人？现代人就是时刻关注灵魂，倾听灵魂的声音的人。残雪的小说就是在关注与倾听的过程中写下的记录，这些记录在开始时还不那么纯粹，还借助

了一些外部的比喻，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它们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得纯粹了，于是所有的比喻都来自内部了。纯粹不等于单纯，灵魂又是无限丰富的，不可预测的，它的色彩的层次有时会令人感叹不已，它的结构形式更是异想天开。只要读者停留在小说世界里，总会有出其不意的联想不断发生。残雪前面的艺术之路还很长，我相信这样的小说会以它的执著，它的一贯性，它的国人不太熟悉却又可以领悟的很深的幽默感，它的意象的丰饶，它的与常规“现实”对立的叛逆姿态，它的独特的、无法模仿的文风，赢得读者的心。

当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已经变得山穷水尽，当闭关自守、近亲繁殖只能产生大量的痴呆儿，当文化本身的致命缺陷已使得很多人将它彻底唾弃，而自身沦为野蛮人之际，输血、嫁接和移栽就成为无比迫切的事情了。于有意无意之间，残雪的小说成了移栽的成功例子——异国的植物长在了有五千年历史的深厚的土壤之中。这样的植物是很怪的，非中非西，无法归类。这样的植物连外国人看了都觉得新奇，因为他们本国长不出。那么这个植物究竟有何优势，生命力是否比本地植物更强，更能抗疾病呢？时间自会得出它的答案，读者也会得出各不相同的答案。不管怎样，让实践来检验这些作品吧。

残雪

1999年12月28日于长沙

苍老的浮云

▶ 第一章

楮树上的大白花含满了雨水，变得滞重起来，隔一会儿就“啵嗒”一声落下一朵。

一通夜，更善无都在这种烦人的香气里做着梦。那香气里有股浊味儿，使人联想到阴沟水，闻到它人就头脑发昏，胡思乱想。更善无看见许多红脸女人拥挤着将头从窗口探进来，她们的颈脖都极长极细弱，脑袋耷拉着，像一大丛毒蕈。白天里，老婆偷偷摸摸地做了一个钩子安在一根竹竿上，将那花儿一朵一朵钩下来，捣烂、煮在菜汤里。她遮遮掩掩，躲躲闪闪，翘着屁股忙个不停，自以为自己的行动很秘密。老婆一喝了那种怪汤夜里就打臭屁，一个接一个，打个没完。

“墙角蹲着一个贼！”他虚张声势地喊了一声，扯亮了电灯。

慕兰“呼”地一声坐起来，蓬着头，用脚在床底下探来探去地找鞋子。

“我做了一个梦。”他松出一口气，脸上泛起不可捉摸的笑意。

“今天也许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。”他打算出门的时候这么想，“而且雨已停了，太阳马上就要出来。太阳一出来，什么都两样了，那就像是一种新生，一个崭新的开



始，一……”他在脑袋里搜寻着夸张的字眼。

一开门，他立刻吓了一跳：满地白晃晃的落花。被雨水打落在地上的花儿依然显出生机勃勃的、贪欲的模样，仿佛正在用力吸吮着地上的雨水似的，一朵一朵地竖了起来。他生气地踏倒了一朵目中无人的小东西，用足尖在地上挖了一个浅浅的洞，拨着泥巴将那朵花埋起来。在他“劈劈啪啪”地干这勾当的时候，有一张吃惊的女人的瘦脸在他家隔壁的窗棂间晃了一晃，立刻缩回房间的黑暗里去了。“虚汝华……”他茫茫然地想，忽然意识到刚才自己的举动都被那女人窥看在了眼里了，浑身都不自在起来。“落花的气味熏得人要发疯，我还以为是沤烂的白菜的味儿呢！”他歪着脖子大声地、辩解似地说，一边用脚在台阶上刮去鞋底的污泥。慕兰正在床上辗转不安，叹着气，朦朦胧胧地叽哩咕噜：“对啦，要这些花儿干什么呀？一看见这些鬼花我的食欲就来了，真没道理，我吃呀吃的，弄得晕头晕脑，现在我都搞不清自己是住在什么地方啦，我老以为自己躺在一片沼泽里，周围的泥水正在鼓出气泡来……”隔壁黑洞洞的窗口仿佛传出来轻微的喘息，他脸一热，低了头踉踉跄跄地走出去，每一脚都踏倒了一朵落花。他不敢回头，像小偷一样逃窜。一只老鼠赶在他前头死命地窜到阴沟里去了。

他气喘吁吁地奔到街上，那双眼睛仍旧盯死在他狭窄的脊背上。“窥视者……”他愤愤地骂出来，见左右无人，连忙将一把鼻涕甩在街边上，又在衣襟上擦了擦拇指。

“你骂谁？”一个脸上墨黑的小孩拦住他，手里抓着一把灰。

“啊？！”那灰迎面撒来，眼珠像割破了似的痛。

那天早上，虚汝华也在看那些落下的花。

半夜醒来，听见她丈夫嘴里发出“嘣隆嘣隆”的声响。

“老况，你在干什么！”她有点儿吃惊。

“吃蚕豆。”他咂吧着嘴说：“外面的香气烦人得很，雨水把树上的花朵都泡烂了，你不做梦吗？医生说十二点以前做梦伤害神经。我炒了一包蚕豆放在床头，准备一做梦醒了就吃、吃着吃着就睡着了。我一连试了三天，效果很好。”

果然，隔了一会儿，他就将一堵厚墙似的背脊冲着她，很响地打起鼾来了。在鼾声的间歇中，她听见隔壁床上的人被神经官能症折磨得翻来覆去，压得床板“吱吱呀呀”响个不停。屋顶上有许多老鼠在穿梭，爪子拨下的灰块不断地打在帐顶上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她还是一个少女时，也曾有过做母亲的梦想的。自从门口的楮树结出红的浆果来以后，她的体内便渐渐干涸了。她时常拍一拍肚子，开玩笑地说：“这里面长着一些芦秆嘛。”

“天一亮，花儿落得满地都是。”她用力摇醒了男人，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话。

“花儿？”老况迷迷糊糊地应道，“蚕豆的作用比安眠药更好，你也试一试吧，嗯？奇迹般的作用……”

“每一朵花的瓣子都蓄满了雨水，”她又说，将床板踢得“咚咚”直响，“所以掉下来这么沉，‘咄嗒’一响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男人已经打起鼾来了。

有许多小虫子在胸膛里蠕动。黑风从树丫间穿过，变成好多小股。那棵树是风的筛子。



天亮时她打开窗户，看见了地上的白花，就痴痴地在窗前坐下来了。

“蚕豆的作用真是奇妙，我建议你也试一下。”男人在她背后说，“下半夜我睡得真沉，只是在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老在梦里担心着小偷来偷东西，才挣扎着醒了过来。”

这时隔壁男人那狭长的背脊出现了，他正聚精会神地用足尖在地上戳出一个洞来，他的帽沿下面的一只耳朵上有一个肉瘤，随着他的身子一抖一抖的。虚汝华的内心出现一块很大的空白。

“要不要洒些杀虫剂呀？这种花的香味是特别能引诱虫子的。”老况用指关节敲打着床沿，打出四五个隔夜的蚕豆幅。

傍晚，虚汝华正弯着腰在厨房洒杀虫剂，有人从窗外扔进来一个小纸团，展开来一看，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两句不可思议的话：

请不要窥视人家的私生活，因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的行为，比直接的干涉更霸道。

她从窗眼里望出去，看见婆婆从拐角处一颠一颠地向他们家走过来了。

“你们这里像个猪槽。”婆婆硬邦邦地立在屋当中，跟珠贼溜溜地转来转去，鼻孔里哼哼着。

“最近我又找到了一个治疗神经衰弱的验方。”老况挤出一个吓人的笑脸，“妈妈，我发觉天蓝色有理想的疗效。”

“这种雷雨天，你们还敢开收音机！”她拍着巴掌嚷嚷道，“我有个邻居，在打雷的当儿开收音机，一下子就被雷劈成了两段！你们总要多干些不寻常的事来炫耀自己！”说完她就跨过去“砰”地一声关了收音机，口

里用力地、痛恨地啐着，摇摇摆摆出了门。

妈妈一走，老况就兴高采烈地喊：“汝华！汝华！”

虚汝华正在将杀虫剂洒到灶底下。

“你干吗不答应？”老况有点愠怒的表情。

“啊——”她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惊醒过来，脸上显出恍惚的微笑，“我一点儿也没听到——你在叫我吗？我以为是婆婆在房里嚷嚷呢！你和她的声音这么相像，我简直分不出。”

“妈妈老是生我的气，妈妈已经走了。”他哭丧着脸回答，情绪一下子低落得那么厉害。“她完全有道理。我们太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了。”

她还在说梦话似的：“时常你在院子里讲话，我就以为是婆婆来了……我的耳朵恐怕要出毛病了。比如今天，我就一点没想到你在屋里，我以为婆婆一个人在那边提高了嗓子自言自语呢。”

“街上的老鞋匠耳朵里长出了桂花，香得不得了，”他再一次试着提起精神来，“我下班回来时看见人们将他的门都挤破了。”他挨着她伸出一只手臂，做出想要搂住她的姿势。

“这种杀虫剂真厉害，”她簌簌地发抖，牙齿磕响着，“我好像中毒了。”

他立刻缩回手臂，怕传染似的和她隔开一点。

“你的体质太虚弱了。”他干巴巴地咽下一口唾沫。

一朵大白花飘落在窗台上，在幽暗中活生生地抖动着。

他是在沟里捡到那只小麻雀的。看来它是刚刚学飞，跌落到沟里去的。他将湿淋淋的小东西放到桌子上，



稚嫩的心脏还在胸膛里搏动。他将它翻过来、拨过去，心不在焉地敲着，一直看着它咽了气。

“煞有介事！”听见慕兰在背后说。

“煞有介事！”十五岁的女儿也俨然地说，大概还伸出咬秃了指甲的手指指指戳戳。

“有些人真不可理解，”慕兰换了一种腔调，“你注意到了没有？隔壁在后面搭了一个棚子，大概是想养花？真是异想天开！我和他们作了八年邻居了，怎么也猜不透他们心里想些什么。我认为那女的特别阴险。每次她从我们窗前走过，总是一副恍恍惚惚的样子，连脚步声也没有！人怎么能没有脚步声呢？既是一个人，就该有一定的重量，不然算是怎么回事？我真担心她是不是会突然冲到我们房里来行凶。楮树的花香弄得人心神不定……”

更善无找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，将死雀放进去，然后用两粒饭粘牢，在口子上“啪啪啪”地拍了几下。

“我出去一下。”他大声说，将装着死雀的信袋放进衣袋里。

他绕到隔壁的厨房外面，蹲下来，将装着死雀的信袋从窗口用力掷进去，然后猫着腰溜回了自己家里。

隔壁的女人忽然“哦——”地惊讶了一声，好像是在对她男人讲话，声音从板壁的缝里传了过来，很飘忽，很不真实：

“……那时我们常常坐在草地上玩丢手绢。太阳刚刚落山，草地还很热，碰巧还能捉到螳螂呢。我时常出其不意地扔出一只死老鼠！去年热天有一只蟋蟀在床脚叫了整整三天三夜，我猜它一定在心力交瘁中死掉了……”

更善无的脑子里浮出一双女人的眼睛，像死水深潭的、阴绿的眼睛。一想起自己狭长的背脊被这双眼睛盯住

就觉得受不了。

“楮树上的花朵已经落完了，混浊的香味不久也会消失，”她用不相称的尖声继续说，“一定有人失落了什么，在落花中寻找来着，我发现数不清的脚印……花朵究竟是被雨打落下来的，还是自己开得不耐烦了掉下来的？深夜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看见月亮挂在树梢，正像一只淡黄的毛线球……”

一会儿台阶上响起了沉甸甸的脚步声，是她男人回来了，女人的声音嘎然而止。原来那女的一直在屋里对着木板壁说话？或许她是在念一封写不完的信？

吃中饭的时候，他用力嚼着一块软骨，弄出“嘞隆嘞隆”的响声。

“好！好！”慕兰赞赏地说，喉节一动，“咕咚”一声咽下一大口酸汤。

女儿也学着他们的样儿，口里弄出“嘞隆嘞隆”的声音，喉咙不停地“咕咚”作响。

吃完了，他擦着嘴角的酸汤站起来，用指甲剔着牙，像是对老婆，又像是对什么别的人说：“窗棂上的蜘蛛逮蚊子，逮了一点多钟了，哪里逮得到！”

“工间操的时候，林老头把屎拉在裤裆里了。”慕兰说，一股酸水随着一个隔涌上来，她“咕咚”一声又吞了回去。

“今天的排骨没炖烂。”

“你吃的是里脊肉！”她吃惊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我吃的是里脊肉。”他看着蜘蛛说。“我是说排骨。”

“哈！”慕兰作了一个鬼脸，“你又在骗人嘛。”

夜晚，在楮树花朵最后一点残香里，更善无和隔壁



那个女人做了一个相同的梦，两人都在梦中看见一只暴眼珠的乌龟向他们的房子爬来。门前的院子被暴雨落成了泥潭，它沿着泥潭的边缘不停地爬，爪子上沾满了泥巴，总也爬不到。当树上的风把梦搅碎的时候，两人都在各自的房里汗水淋漓地醒了过来。

从学院毕业的时候，他剃着光头，背上背着一个军用旅行袋。汗从腋下不停地冒了出来，有股甜味儿。那时太阳很亮，天空就像个大玻璃盖，他老是眯缝着眼看东西。

“夜里我掉进了泥潭。”隔壁那女人又在尖声说话了，“到现在身上还粘糊糊的。天快亮的时候，‘咔嚓’一声，树枝被风折断了。”

他很是纳闷：为什么每次都是只有他一人能听见隔壁那女人的疯话？为什么慕兰听不见？她是不是装蒜？

慕兰在低着头剪她那短指头上的指甲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
“你听到什么响动了吗？”他试探性地问。

“听到了。”她若无其事地回答，仍旧没抬头，“是风刮得隔壁的窗纸‘沙沙’作响，这家人家一副破落相，那男的居然还放了一个玻璃缸放在后面，里面养了两条黑金鱼呢，真是幼稚可笑的举动！我已经在后面的墙上挂了一面大镜子，从镜子里可以侦察到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方便极了。我对他们养金鱼的做法极为反感。”

地上被践踏的花儿全都成了黑色。

他打开门，赫然映入他眼中的是隔壁窗口女人的头部。她也在看地上的残花，两眼贪婪地闪闪发光，脖子伸得极长，好像就要从窗口跳出去。

“花儿已经死了。”他用自己意想不到的声音轻飘飘地说。

“它已经过去了，这个疯狂的季节……”女人的嘴唇动了动，几乎看不出她在讲话。

“真是梦游人的生活呀，日里夜里……然而这么快就过去了。这些日子里，这些扰人的花儿弄得我们全发疯了，你有没有梦见过……”他还要再说下去，然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

在大玻璃盖底下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个黄色的椭圆形，外来的光芒是那样的刺人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遮阴。

花间的梦全部失落了。

二

他踌躇着推开门的时候，她正坐在桌边吃一小碟酸黄瓜。桌上放着一只坛子，黄瓜就是从那里夹出来的。她轻轻地咀嚼，像兔子一样动着嘴唇，几乎不发出一点儿响声。她并不看他，吃完一条，又去夹第二条，垂着眼皮，细细地品味。黄瓜的汁水有两次从嘴角流出来了，她将舌头伸出来，舔得干干净净。

“我来谈一件事，或者说，根本不是一件事，只不过是——一种象征。”他用一种奇怪的，像是探询，又像是发怒的语气开了口，“究竟，你是不是也看到过？或者说，你是不是也有那种预感？”

虚汝华痴呆地看了他一眼，一声不响，仍旧垂下眼皮嚼她的黄瓜。她记起来这是她的邻居，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，老在院子里搞些小动作，挡住她的视线。吃午饭的时候，老况看见她吃黄瓜，立刻惊骇得不得了，说是酸东西搞坏神经，吃不得。等他上班去了，她就一个人痛痛



快快地大吃特吃起来。

“当我在梦里看见它的时候，好像有个人坐在窗子后面，我现在记起那个人是谁了……你说说看，那个泥潭，它爬了多久了？”他还不死心，胡缠蛮搅地说下去，“那个泥潭，是不是就在我们的院子里？”

“死麻雀是怎么回事？”她开了口，仍旧看也不看他，掏出手绢来擦了一下嘴巴，“这几天我都在屋里撒了杀虫剂。”她的声音这么冷静，弄得他脑袋里像塞满了石头，“哗啦哗啦”地响开了。

“不过是因为心里有点儿发慌。”他尴尬地承认。“你知道，那些花儿开得人心惶惶的。有一个时候，我是很不错的，我还干过地质队呢。山是很高的，太阳离得那么近，简直一伸手就可以碰到……当然，说这些有什么意思，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住了八年，你天天看到我，你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就这样子。夜里乌龟来的时候，你正在这间房子里辗转，我听见床板‘吱吱呀呀’地响，心里就想，那间屋子里有个人也和我一样，正在受着恶梦的纠缠。恶梦袭击着小屋，从窗口钻进来，压在你身上……等树上结出了红的浆果，那时就会有金龟子飞来，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了，年年都这样。我夜里喜欢用两块砖将枕头死死地压住，因为它会出其不意地轰响起来，把你吓一大跳。你整天洒杀虫剂，把蚊虫都毒死了，在黑暗里，当什么东西袭来的时候，心里不害怕吗？我喜欢有蚊虫在耳边嗡嗡地叫着，给我壮胆似的……”他说来说去的，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，不知在说些什么了。

“我要洒杀虫剂了。”她看着他说，站起身去拿喷筒。她走了几步，又回转头来说：“我在后面养了一盆洋金花，他们说这种东西很厉害，只要吃两朵以上就可以致人死